

编者按：

新冠三年叠加世界的变化，影响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各行各业的创作者。一些人可能尝试在创作中呈现或分析这些变化，也有一些人感到怀疑、羞愧或失语，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更加纠缠的思考。艺术家向京属于后一种类型。

《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一书收录了她与许多人的对话，包括作家林白、哲学家陈嘉映、电影学者戴锦华、诗人朱朱等不同领域的朋友，他们谈对于这个时代的感受、对于性别的思考、对于精英衰落的戚戚，谈艺术，谈传统文化，谈自我如何接受自我。在对话结束的地方，问题仍在延伸。

向京的怀疑或愧疚或许不独属于她自己。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根据此书《代后记：告别》整理出的这篇向京自述中，我们或许也能看见自己。

## 01 我对将要说出的所有话都深表怀疑

疫情是一个比较突发的事情，确实改变了太多东西，但是这种改变其实是在疫情前已经开始了，只不过疫情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让整个环境有了一个很大的扭曲。

其实世界在疫情前已经处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中了，我觉得这个跟互联网、政治格局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还不仅仅是中国自己，全世界都面临着第一个全球化的落幕，迎来了在持续增长和进步后的颓势和失序。疫情则带来了太多的撕裂和对立，包括最近的俄乌冲突，局势来回反转，事件接踵而至，每出一个事情，就会出现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中间地带变得越来越窄，或者越来越没有声音。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那段时间，开始觉得很荒谬，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些表征都在不断说明，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就这样到来了。这种撕裂并没有因为双方观点特别鲜明和对立而变得清晰，反而是让世界一下子沉入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

新格局里最早倒塌的是媒体行业，而长时间霸屏的精英人群忽然间失去了阵地。这种失序我觉得对于知识精英这类过去站在话语权制高点上的人来说，有着一个巨大的失落。因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从某种表征上，可以说是这个阶层逐渐丧失阵地，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过程。



## 02 除了羞耻，我没有其他感觉

我现在生活在宋庄，它真的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浓缩，像微缩景观一样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没有一天是固定不变的。我所说的不确定性在这儿就变成了一幕幕景观一样，轮番呈现在你眼前。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小的变化，有的时候可能一夜之间拆一大片，一栋巨大的楼可能就没了，第二天你再去看，一片瓦砾，再过一天已经是平平整整的一块地，太离奇了。我也不能叫记录吧，好像就是在旁边看着，确凿地知道自己在场，这些东西因为就发生在你身边，直接就带给你一种体感。

我以前明确持灵肉二元对立这样一种观点，但是今天我突然意识到，身体它自身已经是一个命题了，所以我在2019年做了我最后一件雕塑——一只章鱼 [《降临》，2019]，对我来说，就是想做一个大器官、一个身体的命题。今天除了我们能够去看到、听到、感受到这一切，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去在那上面附加什么了，时代大于个体，大于艺术。你聚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和这些变化，才感觉对应到作为一个当代人所应该面对的那个巨大的命题。



所以在今天这个轰然到来的大时代，我对艺术这件事情本身都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和疑惑。别人说你拍了一个纪录片，我说不不不，我就是玩嘛，拿着一个摄像机，就

像你身上多了一个器官，多了一个外设一样。如果我只是在那儿生活着，可能还不足以让我建构一些认知，但拿着这么一个家伙事儿，就好像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种观察的方式，或者你跟世界之间有了这么一个介质，因为这个介质而产生了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让我觉得很安慰。

当然我也知道太多时候我的一种观察和介入都非常肤浅，非常有限，并没有任何挑战和突破。人这种动物永远都是趋利避害的，尤其面对这种巨大的是非、巨大的灾难、巨大的时代，重重重压之下，我会去反思自己为何如此地怯懦，并不具备我本来以为应该具备的勇气。反正我始终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站在道德和正义的角度，去做任何这种公开表演。我首先深刻地怀疑任何在这样一个机制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这个时候，才能说我如何去确立基本的立场。

### 03 一边表演叛逆，一边迅速犬儒

抛开所谓的艺术，今天这个时代，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它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传播带来的变化。我真的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这个传播的时代。你就感觉，这个时代好像只有被传播的东西才有效，不被传播的东西就完全失效了。艺术很容易丧失圈子的保温，直接被抛到社会层面，那这个逻辑就不会是艺术生态里的那个单一逻辑了。

我们被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即便在那个时代不被认知，在未来它都会有它的一个价值。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样的时间差会越来越小，以至于很多时候都快为零了。当然我们都是肉眼凡胎，过了一百年之后，未来的人重新认定、判断今天这个时代的成果，可能就带着另外一种眼光，我们也没法知道。